

谭抒真音乐文集



主编 华天初 桑广敏 谭国璋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谭
抒真
音
乐
文
集



主编 华天初 桑广敏 谭国璋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抒真音乐文集/谭抒真著;华天初、桑广敏等主编.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6

ISBN 978-7-80692-292-7

I. 谭… II. ①谭…②华…③桑… III. 音乐-文集

IV. 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1584 号

书 名: 谭抒真音乐文集

著 者: 谭抒真

主 编: 华天初、桑广敏、谭国璋

书名题写: 张五常

封面设计: 邵奇青

责任编辑: 沈庭康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8

印 张: $13\frac{1}{3}$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24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92-292-7/J.280

定 价: 24.00 元

谭抒真（1907.6.10~2002.11.28），我国当代德高望重的音乐教育家，小提琴家，乐器专家，我国小提琴制作事业的开创者。在音乐界和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

谭抒真教授是我国小提琴教育的一代宗师。从事音乐事业76年，在他的努力和领导下，使我国的小提琴教学和演奏水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准。

谭抒真教授是我国小提琴制作事业的开创者。他培养了我国几代专业的提琴制作人才。如今，我国的小提琴产量位于世界第一，我国小提琴制作家在世界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得的奖项数以百计，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小提琴制作的大国。

谭抒真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53年，和贺绿汀院长等领导一起，把上海音乐学院办成是一所具有世界声誉的音乐学院。

谭抒真教授知识渊博，文理相通，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是一个知识大家。



谭抒真

(1907.6.10 ~ 2002.11.28)

在我的一生中一刻也
离不开音乐。没有音乐生
活就失去动力、失去乐趣。
音乐就像空气和水，我不能
想象没有音乐生命怎能延
下去。

谭抒真

谭抒真教授百年诞辰纪念

(代序)

2007年6月10日是谭抒真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日。2007年也是上海音乐学院建院80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决定把纪念谭抒真教授诞辰100周年作为校庆80周年的一项重大活动,是有着深远意义的。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先生任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在概括大学院的特点时,即提出“设音乐院、艺术院实现美化教育”。随即于2007年11月27日建立了上海音乐学院,并亲任院长。上海音乐学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端。上海音乐学院的80年是中国音乐事业经历前所未有发展的80年。饮水思源,作为一名今天的音乐工作者,我们景仰前辈的远见卓识和开创中国现代音乐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谭抒真教授的一生,是和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紧密联系的一生,也是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生。他在1923年就进入中国最早的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小提琴。1927年,上海音乐学院建立后,就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中提琴。1947年,他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49年上海解放,他即被陈毅市长任命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当时贺绿汀院长和向隅副院长尚未到任,上海音乐学院由他主持工作。在此

期间,他力主音乐学院的师生一定要参加艺术实践,教师更应以身作则。他改当时的理论作曲系为作曲系,明确规定这个系的师生要以创作为主。同时他亲自负责学院演出委员会的工作,倡导教师身体力行:作曲专业的教师一定要作曲,表演专业的教师一定要演出,做学生的表率。

1949年7月,他作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及上海交响乐团资深的小提琴家,代表上海音乐界参加全国文代会,向中央力主请贺绿汀同志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院长。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任命贺绿汀同志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这个决定,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发展至关重要,使上海音乐学院由当时规模很小、水平不高的音乐学院,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位于世界前列的音乐学院。

针对当时上海音乐学院水平不高的情况,富有远见而又有经验的贺绿汀和谭抒真都提出音乐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的主张。1951年,由谭抒真亲任筹委会主任,筹建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招收了第一批十一、二岁的少年班学员,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如俞丽拿等音乐家。随后于1953年率先在全国创办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56年又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建立了上海音乐学院大、中、小教学一条龙的体制,从而从制度上确立了高水平音乐艺术人才的培养机制。这种培养机制确立后,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摧残,还是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80年代初,当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时,许多世界一流的音乐家来到中国,对中国音乐教育的水平大为震惊。他们难以想象中国学生的演奏水平会如此之高,中国会有如此高规格和高水平的小提琴教学。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斯特恩、卢威林等多次访问上海音乐学院,一致认为上音的小提琴学生才能是第一流的,教学也是第一流的,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1981年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迪蕾到上海音乐学院讲学,一连三次对谭抒真教授说:“你们学校小提琴的水平超过欧洲所有学

校,包括历史最悠久的巴黎音乐学院。”斯特恩更是赞叹:“这里每一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谭抒真教授从1949年起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直到1984年,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达35年。上海音乐学院在贺绿汀等院长们的领导下,从一个规模很小、水平很低的学校迅速发展成一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音乐学院。纵观世界音乐史,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如果考虑到这35年,中国历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极左思潮的横行,特别是“文革”10年对文化的摧残,上海音乐学院所经历的磨难,在中国的高校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领导的贺绿汀、谭抒真等音乐教育家的压力和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些前辈,以一个教育家的远见和良知,尊重音乐教育规律,精心培育音乐人才,终于使现代音乐教育在中国这个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文化相对不发达的国家结出了堪称奇葩的硕果。为我国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打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他们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对中国文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们永远铭记。

从1984年起,由文化部任命,谭抒真教授任上海音乐学院顾问,直到2002年11月去世。这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显著的时期。他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撰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论文,特别是他利用自己在国际音乐界的崇高声望,做了大量国际文化交流的工作。他对于学校的各项建设都十分关心,特别是对于学校建造贺绿汀音乐厅的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多次询问立项、建设方案和设计情况,将设计人员请到家里向他们讲述音乐厅的建造原则,甚至不顾90多岁的高龄亲自到学校听取设计方案的汇报。遗憾的是,未等到贺绿汀音乐厅建成,他就去世了。贺绿汀音乐厅的建设,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的希望。可以告慰他的是,贺绿汀音乐厅的建

设,贯彻了他的意见,建成了一个音响效果良好的、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厅。

谭抒真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了55年,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53年。在上海音乐学院80年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他的远见卓识、艺术才华,留下了贺绿汀院长和他们掌舵时学校前行的轨迹。在今天我们庆贺上海音乐学院建院80周年之际,我们自然要纪念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谭抒真教授。

讲到20世纪的中国小提琴事业,很难将其与谭抒真的名字分开。他是20世纪中国小提琴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低水平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公认的领导人。

谭抒真从1922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先后进入中国最早的现代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学习小提琴和中提琴。他遍寻名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跟中国当时最好的小提琴家学习。1928年又留学日本,找日本当时最好的小提琴家、曾任圣彼得堡马林斯基歌剧院首席兼指挥的捷克音乐家克尼希学习。从谭抒真撰写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从克尼希那里获益良多。克尼希教他的手的锻炼方法,使他到90岁高龄时还可以运弓操琴。从他1927年就进入远东第一交响乐团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1928年在日本又进入东京新交响乐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当时中国最具专业水平的小提琴家。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能进入这样的乐团也绝非易事。解放前他长年在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工作,担任多所学校的小提琴教授,积累了丰富的提琴演奏和教学经验。

解放后,他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看到上海音乐学院当时规模很小,水平不高,他和贺绿汀院长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必须从小抓起,在15~18岁期间就应当掌握乐器演奏的所有基本技术,才有可能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平。随后即在1951年创办了上海音乐

学院少年班,1953年建立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56年建立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从体制上解决了音乐教育从小开始培养的问题,给中国音乐表演水平向世界水平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

在人才培养上,他主张因材施教,尊重音乐教育规律,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反对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他反对限制学生的发展,不赞成不管学生身体条件、演奏状态,一味强调单一的演奏方法,甚至盲目地、不加分析地要求学生去改演奏方法。如今已是名扬世界的大提琴家王健在上音学习期间,持弓的手势与众不同,手肘偏高。因此大多数教师,包括来访的一位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都认为他应该按照标准的手势改正。但是谭抒真教授仔细观察后认为,教学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呆板教条。由于王健的个子较小,根据他的生理条件,他的持弓方法是可行的。于是,王健的运弓姿势就得以保持到现在。

他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关注世界上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学科发展趋势。作为中国资格最老的小提琴家,他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方法,决不因循守旧。他反复强调,艺术是发展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努力跟上时代的发展。如果我们的教师原封不动地把自己几十年前学的东西教给我们,我们又这样教给学生,这样学生学的就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东西,那是完全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谭抒真教授在他75岁时还说:“过去我一直以为自己拉琴的姿势很对,因为我学了几十年琴,先后跟了9位老师,都没有对我持弓的姿势和弓法提出过什么意见。可是最近我已经改了,因为它不符合现在的要求。我们自己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跟不上了,但是不要让学生跟不上,还在学那些已经落后了的东西。”在这本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谭抒真教授反复强调,不要再死守什么学派,现在世界的交通、交流很发达,不再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学派。必须

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充分吸收最新、最优秀的成果。

谭抒真教授有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看问题充满辩证法。他在1990年写的《发展中的小提琴演奏艺术》一文中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问如下几个问题:饭是多吃些好,还是少吃些好?路是走得快些好,还是慢些好?大家都会感到很可笑。可是为什么在拉琴时我们会提出类似的这些问题呢?他以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尊重树木生长发育的规律,让它按照自己的习性去生长发展,不要不顾它的生长规律,横加干涉,结果适得其反。这些意见,对我们音乐人才的培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的文章,充满实事求是的分析,高瞻远瞩的辩证思维,读后使人心悦诚服,掩卷长思。

中国的小提琴事业,正是在谭抒真教授作为领军人的带领下,在20世纪里,从弱小走向强大,从低水平走向世界一流水平,使中国的弦乐水平,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世界一流的乐团里,几乎都有中国小提琴家的一席之地。中国的小提琴家,可以在任何国际比赛中获奖。走遍世界,几乎没有人对中国的小提琴教学水平有任何疑问。在这里,我们是不能忘记谭抒真教授作为20世纪中国小提琴事业的领军人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的。

提起谭抒真教授,不能不提及中国的小提琴制作。他是中国小提琴制作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

小提琴自从传到中国以后,所使用的琴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高而且维修困难。由于没有琴,也就不可能使更多的中国人学习小提琴。1924年,谭抒真在青岛时,他的一把小提琴坏了,拿到上海去修,花了60多元钱,等了一个多月才修好。可是用了不久又坏了。他深感一定要学会修琴。他设法买了小提琴制作的参考书,并从德国订购了制作小提琴的工具和材料,开始学习修琴和制

琴。那时在青岛也有两位拉琴的朋友喜欢做琴：一位是英国人，一位是美国人。他们就时常在一起研究制琴的技术和方法。谭抒真1927年进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后，由于他会修琴，乐团里的外国提琴家的琴坏了，几乎都找他修理。1937年，他制作的一把专业小提琴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由于他会制作小提琴，他就留意制琴用的木料。抗战期间，有次京胡演奏家杨宝忠来上海，偶然从口袋中拿出一只木质烟盒，花纹非常好看。立即引起了谭抒真的注意，他知道这是可以制作提琴的好木料。就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杨宝忠说是在哈尔滨买的，并说这种木材东北非常多。谭抒真当即感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历来制作提琴的材料全部来自欧洲，没想到国内还有这么好的材料。由于当时东北被日本占领，无法前去开采。解放后，在贺绿汀院长的倡议下，谭抒真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乐器工厂，生产小提琴、竖琴等弦乐器。于是派人到东北采购，一次选了30吨木材，开创了用国产木材制作提琴的先例，也解决了我国提琴制作的原料问题。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从浙江请了十几位木雕工人，在谭抒真教授的指导下制作提琴，做出来的琴质量很高。1956年，轻工业部在上海设立了乐器研究所，任命谭抒真担任所长。同年，轻工业部委托谭抒真在上海开办了一个全国提琴制作训练班，从全国各地选派人员来学习。。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地提琴制作的骨干，不少人成了提琴制作大师，提琴厂厂长。

1978年，谭抒真又在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提琴制作专业，招收会拉提琴、有数理化基础的青年学子来学习提琴制作技术，培养具有全面音乐素养和综合乐器知识技能的专业人才。此举不仅填补了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空白，还极大推动、提高了中国提琴制作事业的发展。他所指导的学生，日后分别执教中

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相关专业,成为我国提琴制作业日益发展的重要教学基地。

在小提琴制作的教学中,他强调以国际公认的名琴斯特拉蒂瓦里、瓜奈里为榜样,以他们黄金时期的名作为范本,严格按照规范,精心制作。他强调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经典文献,仔细观察名琴实物,从每一个细节开始认真制作,决不自以为是,随意曲解。他一再强调:“我们所说的好琴,就是18世纪以斯特拉蒂瓦里、瓜奈里为代表的意大利小提琴,必须以这些琴为标准来制作提琴。”他要求我们利用一切机会观摩原作,认真研读二百多年来提琴制作的经典文献,用传统的手工方法精心制琴。他不赞成有些人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法,认为长此以往,必将一事无成。他也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各国虽然历史上各有不同的提琴制作学派,但目前都趋于追求意大利克雷莫纳黄金时代的风格。他指出,德国的密滕瓦尔德,也不再死守克劳茨的传统,转而学习意大利的提琴制作风格。根据他几十年的经验,他指出,在小提琴制作的教学中,对一个新来的学生,传授给他正确的方法,比改掉他的坏习惯要容易得多。因此他强调良好的综合素质和正确的专业基础,反对歪门邪道。由于他的这种教学思想,使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的专业教学很快达到世界水平。今天,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备受瞩目的小提琴生产大国和水平制作人才涌现的基地,我国的小提琴产量达到世界第一,我国的小提琴制作家,在全世界提琴制作比赛中取得的奖项数以百计。中国正在难以置信地成为世界小提琴生产的大国,有可能成为小提琴制作的强国和中心之一。回顾这个发展过程,谭抒真教授理所当然地是这个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

很少有人知道,谭抒真教授是个有执业资格的建筑师。当然他热爱音乐,他说:“在我的一生中一刻也离不开音乐。没有音乐

生活就失去动力、失去乐趣。音乐就像空气和水,我不能想象没有音乐生命怎能延续下去。”他最终没有成为建筑师,而成为了一个音乐家。然而他的这个背景,必然会使他的知识为音乐所用,这就使他成为了音乐音响学的专家。1954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漕河泾新建大礼堂,由谭抒真副院长主持。根据他的意见设计建造的上海音乐学院礼堂(后为上海师范大学东部礼堂)直到2003年改建以前,一直是上海音响效果最佳的音乐厅。1957年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在这个音乐厅演出后,对这个音乐厅的音响效果赞不绝口,认为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回国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获悉他的学生毕凯森(Pikaisen)第二年要到上海演出,对他说,你一定要到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厅去演奏,那里的效果是最好的。

1961年谭抒真写了一篇《音乐演出的音响质量问题》的文章,登在《文汇报》上。在文章中他列举了音乐厅音响的若干重要问题,分析了上海各主要剧场的音响特点,成为这个学科的一篇重要论文,被《文汇报》编辑部视为范文。

1995年,笔者在奥地利留学,谭抒真教授来信谈到一个重要问题。他说最近国际上有学者认为,全世界20世纪建设的音乐厅都不成功,最好的音乐厅还是19世纪末建设的传统长方形音乐厅,这个观点值得注意。笔者当即到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确实看到有一个英国学者在90年代初出了一本书,谈到了这个问题。我随即写了一篇文章《鞋盒子与音乐厅》寄回国内,发表在1996年第4期《音乐爱好者》杂志上。事情的发展正如谭抒真教授观察到的那样,全世界在90年代以后建造的音乐厅,基本上放弃了20世纪的那些通用形式,转而采用长方形的传统形式。这样的例子有1991年建成的英国伯明翰音乐厅,1994年建成的美国麻省小泽征尔音乐厅,1995年建成的日本东京纪尾井音乐

厅,1996年建成的日本京都音乐厅,1997年建成的东京国家剧院音乐厅。尤其是后者一建成,即得到世界一致公认的高度评价,被列为世界十佳音乐厅之一。这样的例子可以排出一长串。为此,笔者在2005年写了一篇《长方形音乐厅的复兴》的论文(登载在1995年第9期《音乐爱好者》杂志)专门加以论述。当然,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也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建造的,建成后的音响效果得到音乐界的一致公认。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谭抒真教授高屋建瓴的观察能力和对学科重大发展方向的杰出的判断能力,这种观察和判断能力是建立在丰富经验和深厚学术素养基础上的,因而能敏锐地抓住事物发展的方向,作出重大的判断。

谭抒真教授能在这几个领域作出如此重要的贡献,源于他深厚的学术素养。他精通英、日、德、法四种语言,他的外语是真的精通,而并非只是会看。他小学是在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办的济汴小学上的,用的是英文。中学是在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爱德列中学上的,用的也是英文。因此谭抒真教授和笔者交谈时说到,他的英文和中文如同普通话和上海话一样,基本没有差别。谭抒真的德语也是很好的,在《到日本学琴——致×××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他的小提琴老师克尼希只会说德语,他跟克尼希上课完全用德语,沟通毫无困难。他的父亲谭子东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也是德语教师。谭抒真出生在青岛,而青岛是德国在华的一个集中居住区。谭抒真教授与笔者谈及,他的父亲从小教他学习德语。有一次,谭抒真教授在看一本德文书,翻给笔者看,指出其中的拼写错误,使笔者深为震惊。谭抒真教授家中的藏书颇丰,其中大部分是外文的,上述四种文字的均有。由于他的外语好,所以他非常强调外语的学习。他不止一次和笔者谈到,必须下功夫学习外语,他说:“不会外语,如同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学会了外语,就打开了一扇通向外

部世界的窗子。”对于外语的学习,他有非常精辟的见解。1978年笔者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不久在谭抒真教授的建议下,开始学习德语。谭抒真教授提出要亲自为我们选择德语教师,他的意见是:上课必须用德语授课;所讲的德语必须用正常语速。听不懂可以再讲一遍,但不能用慢的语速来练习。实践证明谭抒真教授提出的这两个外语学习的要点是多么地重要。谭抒真教授亲自为我们选择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的谭锦福老师。我跟谭锦福老师学了五年德语,1983年我到德国进修,一开口说德语,使德国的专家大为吃惊,专门写信,对我德语的流利和正确大加赞扬。我认为,谭抒真教授所提出的学习外语的两个要点,至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谭抒真教授20年代在上海美专任教授,和著名的国画家李可染同住一个房间。李可染是美专的学生,但对音乐十分爱好,他们二人年龄相仿,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切磋琴艺,讨论中国的传统艺术。谭抒真教授向李可染学习国画知识和技法,在木炭素描、水彩、油画等方面都下过功夫,他在绘画与建筑制图上的功力,直接帮助了他的提琴制作工艺,使他对琴的线条、油漆、色彩均有极佳的感觉,也能使他能准确地绘制各种提琴图纸。笔者在谭抒真家里见到过他绘制的油画、速写,看到他绘制的建筑图纸及1:1的提琴彩图,样样都有各自专业的水准,令人叹为观止。他还有几千张摄影作品,他的摄影艺术在上海音乐学院也是有名的。

谭抒真教授在他95年的人生历程中,对祖国充满深情,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念。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01年,即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前夕,他充满深情地写了《共产党是太阳》一文,详细叙述了他的经历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他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富强。英明政策之所以能变为实际,全是由于以江泽民为核